

我国亟需制定 新世纪的海洋国策

■ 汪品先

从美国海洋 政策报告说起

随着新世纪来临,一些国家正在调整自己的海洋政策,首先是美国,2000年美国国会提出对海洋政策进行全面评估。2001年,成立了16人的海洋政策委员会,经过三、四年的调研,于去年9月向总统与国会提出报告,认为美国在海洋方面亟需改变政策以适应形势和制止多年的滑坡。作为第一项措施,2004年12月美国总统宣布成立一个部长级的海洋政策委员会,直属总统办公室。如此全面反思海洋政策,美国三十多年来还是第一次;而直属总统的海洋政策委员会,更是美国历史上的首创。这固然是由于沿岸人口剧增、海洋环境恶化,亟待更新战略措施;而更加直接的原因,是发现美国在海洋上的地位连年滑坡。如果说,一百年前海上的国际之争靠的是炮舰,现代的海洋很大程度上是科技之争,至少表现为科技之争。美国惊呼:海洋的气候研究已经不如欧洲,日本已经明确提出与美国争夺海上领导权,甚至韩国的水下无人运载器也已经不在美国之下。面对国际挑战和国内需求,美国去年9月的这份称为“21世纪海洋蓝图”

的报告里,提出要在五年内将海洋科技投入增加一倍。

这还真不是美国的杞人之忧。日本政府斥资10亿美元,建造5700吨、210米长的大洋钻探船,比美国的大三、四倍,准备将来打穿地壳。现在这艘“地球号”钻探船已经下水,日本方面明文宣称要在海洋科学里“起领导作用”,与美国争雄。韩国提出OK21计划,要从陆地型的发展转为海洋型,而且在东海济州岛西南,已经建成了目前全球最大的海上观测平台。海洋上的科学举措,其实际意义往往远超出学术范围之外。美国利用当年监测前苏联核潜艇的高技术,正在建设海底观测网,向下监测海底和地壳深部,向上观测大洋水层,通过光纤网络连接陆上以供应能量、收集信息,进行多年连续的自动化观测。进行中的东太平洋“海王星”(NEPTUNE)计划,由美、加两国投资近3亿美元,用3000公里光纤带电缆,将上千个海底观测设备联网,2007年建成后运行25年,从海底地震预兆到海水中鲸鱼游弋,都在其“视野”之内。这种海底观测网必将全球化,其实日本在西太平洋的海底地震观测网,早已铺到了我们“家门口”。面对这种种动向,中国亟需考虑对策。

美国的调查报告说,今天政策中最大的空缺来自对海洋的了解不足,即不了解究竟海洋对美国有多大影响,美国又对海洋有多大影响。可这句话用在中国,岂不更加确切?我们都知道,国家的领土完整、海上权益,必须有海洋的保证;我们进口的石油,80%通过马六甲海峡运输;我国的能源,迫切需要深海油气的突破;……但是海洋在中国,始终属于部门性质的事,从来没有像美国那样,对我国在海洋上的现状和政策进行全方位、长视野的评估;从来没有在国家的最高层面,为中国的海洋国策做过定位。而国际形势已经不允许我们再掉以轻心,我们必须立即回答:在新世纪大洋的国际竞争中,我们的定位在哪里?是甘心以陆地大国自居,还是也要进入世界大洋?

什么是我们的海洋国策

近十几年来,中国在海洋上的地位和对海洋的投入都有显著的提高。我国海上石油产量,已经超过全国总产量的15%;我国造船的吨位,已经多年位居世界第三。深海大洋方面,从太平洋的资源调查,南北极的科学考察,到南海的大洋钻探,我国都已经进行了大量

工作,有的已经取得国际瞩目的成果。但是各个项目、各个行业的进展,并没有形成合力。分头的努力只能得到零星的结果,我国并没有国家级的海洋计划。

就像过江隧道不如桥梁显眼一样,深海的事情总不如上天那样引人注目;虽然海洋对人类的关系,要比外星球密切得多。当然,重视海洋的呼声大家并不陌生,从每年两会期间委员、代表的发言,到平时各地媒体的报道,发展海洋事业、加强海洋意识,呼吁声此起彼伏,从来不见有人反对,但恐怕也很少有人认真。原因在哪里?其实还是深层次的不同认识。

“中国是大陆国家,不好跟人家比”。可美国不也是大陆国家吗?关键在我们自己的定位。中国18000公里的海岸线,300万平方公里的海疆,难道不应该同时也是海洋大国?明朝海禁以后数百年的主动“锁国”,上世纪中期以来数十年的被动“锁国”,使我们常常忘记或者疏忽国家的海洋权益。而这种疏忽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清朝晚年的代价且不说,现在“台独”的一种论调,不就是“中国是大陆国家,台湾是海洋国家”吗?

“海洋也就是近岸。家门口还没弄清,跑老远去干吗。”殊不知21世纪的经济、军事和科技,都已经全球化。经济上早已进入全球大循环,军事上也已经不能像林则徐那样靠虎门炮台来保卫陆地,科学上则更加如此:正因为我们不了解大洋,“家门口”的海洋也无法弄清。其实,从太平洋的资源调查,南北极的科学考察,到南海的大洋钻探,我国已经在深海大洋进行了大量工作,有的已经取得国际瞩目的成果,但是分头的努力只能得到零星的结果,并不是国家级海洋计划的一部分。

“海洋是重要,就是太花钱,

只能是长远的目标。”这句话,在十年前还真有道理,今天还这样讲就缺乏根据。海洋既是投入,又是产出,目前我国海洋产业还只占总产值大约1/30,而韩国就已经超过1/15,有了投入才能增加产出。”十五”期间我国仅以专项形

海洋已经不只是人类认识地球的薄弱环节 甚至空白,而更是国家资源和安全保障之所系。

式对海洋的投入,就有50亿之多,但专项之间互不相关,形不成“拳头”;目前,一批新的海洋调查勘探船只正在建造,但又是各个部门分头建造,各自使用,就是形不成国外那种高效率的公用船队。因此,中国的海洋不仅有待加强投入,也迫切需要国家层面的统筹规划,提高效率。

总而言之,我国经过近年来的发展,已经走到了选择的关口:我国的海洋定位和海洋国策的制定,已经不能再等待下去。

制定我国的海洋国策

现在,海洋已经不只是人类认识地球的薄弱环节甚至空白,而更是国家资源和安全保障之所系。从经济到军事,从科学到技术,我国各部门近年来在海洋方面都有重大的进展和投入,现在急切需要的是国家层面的统筹;而这种跨部门跨行业的统筹,已经不可能由一个局或者部来承担。为此,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在国家的最高层面,确定中国在海洋上的定位。之所以要提到国策高度,不仅因为海洋涉及政治、经济、科技和文化的各个方面,还因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就缺乏对海洋的全面考虑。中国既不能像美国和前苏联那样搞全球海上战略,又必须摆脱长期“锁国”的阴影,按照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

权益之争的新形势,确定符合国家当前和长远利益的海洋国策,确定在国际海洋竞争中的定位。

制定海洋国策,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举措,而海洋国策的执行,要求有相应的权威机构。借鉴国外经验,结合中国实情,可以考

虑建立由国务院领导亲自挂帅的海洋委员会,涵盖我国从海洋权益、海上安全到海洋经济、海洋科技各个方面,负责我国海洋目标与政策的确定,我国海洋事业的统筹协调。下设专家委员会,具体协调我国各部门的海洋的科技发展和重大计划,使全国海洋工作的棋下在同一盘上。

当然,决策只能建立在调研的基础上。无论是海洋国策的制定,或者海洋委员会的建立,都首先要求以历史和全球的视野,从国家层面进行评估,从历史角度进行反思。近年来,我国的海洋系统和科技界已经做过不少调研,但往往属于部门或者局部性质。现在需要的是从国策的高度立项调研,广泛动员军政财经科技等各界的力量,回顾历史,分析现状,展望未来,提出我国在海洋上的目标和对策建议。

在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的今天,这个历史壮举及其结局极其值得我们深思。与爱琴海产生的西方文明不同,源自黄河中游的华夏文明,并没有珍惜自己历史上出现过的海上优势,反而从海上开始遭受列强的蹂躏。现在,华夏的振兴出现了数百年不遇的大好时机,如能抓住机遇,总结历史教训确定海洋国策,抛掉闭门锁国的阴影,走向深海大洋,其结果不仅是当前受益,而且将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大转折。☛